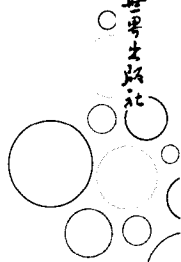


如果这一秒，
匪我思存 著
If we were strangers [我没遇见你]

2
Outside
花月正春风



新世界出版社





如果这一秒，
[我没遇见你]
If we were
stranger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如果这一秒, 我没遇见你/匪我思存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6.9

ISBN 7-80228-118-0

I. 如... II. 匪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092531号

如果这一秒, 我没遇见你

策 划: 记忆坊图书工作室

作 者: 匪我思存

责任编辑: 吕晖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四喜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05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

开 本: 880x1230 1/32

字 数: 135千 印张: 8

版 次: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228-118-0/I · 018

定 价: 20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如果这一秒，
[我没遇见你]
If we were
strangers

目录Contents

1 梦回依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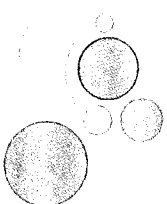
41 两重心字

115 紫陌青门

199 意密弦声

211 尾声

221 番外·花月正春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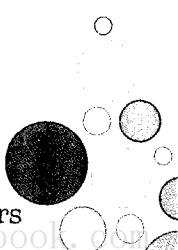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 1

梦回依约

画屏天畔，梦回依约。十洲云水，手拈红笺寄人书，写无限、伤春事。别浦高楼曾漫倚，对江南千里。楼下分流水声中，有当日、凭高泪。

If we were strangers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

Fatal love
♡ 亡命恋人系列



—

雨水打在落地窗的玻璃上，发出“噼啪”的微响。留下一个椭圆的水痕。不等这个水痕散开去，又有一个椭圆叠上来。椭圆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密，玻璃就会有一道道的水痕滑下去，滑下去……

母亲的妆台就在窗下。我听说她极爱雨。她的容貌我记不清了，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她的照片。但是很多长辈都说我长得像她，所以我常常照镜子。我长得很漂亮，但，仅止于漂亮，而这漂亮也只是因为我有一个极美丽的母亲。所有的人都说我母亲不是漂亮，是美丽。雷伯伯提到我妈妈时就对我说：“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懂么？”

我不认为他会夸张，因为随便向世交好友打听，对方多半会赞溢言表，“三公子夫人？美人啊，真正的美人……”

哦，我忘了说明，三公子是我父亲年轻时的花名，他会骑马倚斜桥，满楼红袖招。他也会冲冠一怒惊诸侯。我听过好多他的传奇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讲过他和母亲的故事，他自己也不提。我可不认为是因为太平淡，正相反，一个像母亲那样的美人，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人物，怎么会没有一段轰轰烈烈的传奇？我不信！世伯们都说我外表像母亲，可是性格酷似父亲。我承认，我的性子浮躁，极易动怒，像极了急性子的父亲。每次我一提到母亲，父亲不是大发雷霆就是转身走开，这更让我确定这中间有一个秘密的故事，我渴望揭开这个谜，我一直在寻找、在探求。我不相信没有只言片语来证明这个故事。

那是个雨意缠绵的黄昏，我在大书房里找书。坐在梯顶翻看那些线装古籍，无意中打开一卷，却有张薄薄的纸片掉了下来，像只轻巧的蝴蝶，滑落于地。我本以为是书签，拾起来才发觉竟是张素笺，上面只有寥寥数语：

牧兰：原谅我不能去见你了。上次我们会面之后，他大发雷霆，那情景真是可怕极了。他不相信我，他说他再也不相信我，我真是要绝望了。

笺上笔迹细致柔弱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笔迹。我站在那里发呆，半晌才翻过那本书来看，那是《宋词》中的一卷，夹着素笺的那一页，是无名氏的《九张机》。“八张机，回文知是谁诗？织成一片凄凉意，行行读遍，厌厌无语，不忍更寻思。”在这阕词旁，是那柔弱的笔迹，批了一行小字：“不忍更寻思。千金纵买相如赋，哪得回顾？”我迟疑着想，这字迹不是奶奶的，亦不是两位姑姑的，那么，会是谁写的？谁会在书房里的

藏书上写字？难道是母亲？

我有父亲说干就干的脾气，立刻从这个牧兰着手调查。我打电话给雷伯伯，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就笑了，“大小姐，这次又是什么事？不要像上次一样，又替你找失去联络的同学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雷伯伯，这次还是要麻烦你替我找一个人。”

雷伯伯只叹气，“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躲着不见你？待老夫去揪他出来，给大小姐赔罪！”

我被他逗笑了，“雷伯伯，这回比较麻烦，我只知道她叫牧兰，是姓牧叫兰还是叫牧兰我都不清楚，也不知道她多大年纪，更不知道她的样子，是生是死，我也不知道。雷伯伯，拜托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找出来。”

雷伯伯却不发声了，他沉寂了良久，忽然问我：“你为什么要找她，你父亲知道吗？”

我敏锐地觉察出他话中的警惕，难道这中间还有什么阻碍，父亲设置的阻碍？我问：“这跟父亲有什么关系？”

雷伯伯又沉默了好久，才说：“囡囡，牧兰死了，早就死了，那部车上……她也在。”

我呆掉了，傻掉了，怔怔地问：“她也在那车上……她和妈妈一起……”

雷伯伯答：“是的，她是你母亲的好友，那天她陪着你母亲。”

惟一的线索又断了，我不知道我是怎样挂断电话的，我只怔怔地坐在那里发呆。她死了？和母亲一起遇难？她是母亲的好朋友，那天她凑巧陪着母亲……

我在那里一定呆了很久，因为连父亲什么时候回来的、天什么时候黑的我都不知道，还是阿珠来叫我吃饭，我才如梦初醒，匆匆地下楼到餐厅去。

来了几位客人，其中还有雷伯伯，他们陪父亲坐在客厅里说话，十分的热闹。父亲今天去埔门阅过兵，所以一身的戎装。父亲着戎装时极英武，比他穿西服时英姿焕发，即使他现在老了，两鬓已经略染灰白，可是仍有一种凌厉的气势。

父亲的目光老是那样冷淡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刚刚你雷伯伯说，你向他打听牧兰。”被出卖得如此之快是意料之中的事，我瞧了雷伯伯一眼，他向我无可奈何地笑了一笑。我想找个借口，可是没有找到，于是我坦然望着父亲，“我听人说她是母亲的好朋友，就想打听一下，谁知雷伯伯说她死了。”

父亲用他犀利的眼神盯着我，足足有十秒钟，我大气也不敢出。

终于，他说：“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老拿些无聊的事去烦你的伯伯们，他们都是办大事的人，听到没有？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，雷伯伯赶紧给我打岔解围，“先生，青海那边的房子我去看过了，要修葺的地方不少。恐怕得加紧动工，雨季一来就麻烦了。”

父亲说：“哦，交给小许去办吧。我们先吃饭去。”他转身向餐厅走去，我才向雷伯伯扮了个鬼脸。雷伯伯微笑，“猫儿一走，小耗子又要造反了？”我扬了扬眉，其他的几个伯伯都无声地笑了起来。我跟着雷伯伯走到餐厅里去，厨房已经开始上前菜了。

吃饭的时候父亲和伯伯们一直在说他们的事，我闷头吃我的饭。父亲的心情看起来不太好，不过我习惯了，他成年累月地总是坏心情，很少看见他笑，和爷爷当年一样。爷爷就总是心事重重——打电话、发脾气、骂人……

可是爷爷很喜欢我。我襁褓之中就被交给祖母抚养，在双桥官邸长大。爷爷每次拍桌子骂人，那些垂头丧气的叔叔伯伯们总会想法子把我抱进书房去，爷爷看到了我，就会牵着我去花园里散步，带我去看他种的兰花。

等我稍大一点儿，爷爷的脾气就更不好了，但每次见了我，他还是很高兴的，放下手边的事，叫人去拿朱古力给我吃，叫我背诗给他听。有时候，他也带我出去玩。风景河的青湖官邸、海边的枫港官邸、瑞穗官邸，都是他常常带我去的地方。他对我的疼爱 and 奶奶的不一样。奶奶疼我，是教我礼仪，请老师教我学琴、念书。爷爷疼我，是一种完全的溺爱，我要什么，他就给我什么。有一次他睡午觉，我偷偷地溜了进去，站在椅子上拿到了他书桌上的毛笔，在他的额头上画了一个“王”字。他醒了之后，大大地发了一顿脾气，还把侍从室主任叫去狠狠地骂了一顿，又叫人把我带到书房里去。我以为他会打我，所以我放声大哭，哪知道他并没有责备我，反而叫人拿了朱古力来哄我。那个时候我正在换牙，奶奶不许我吃糖，所以我立刻破涕而笑了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是爷爷给我的，谁也不敢不许我吃，包括奶奶。我说：“当爷爷真好，谁都怕你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”

爷爷哈哈大笑，抱起我亲我，叫我“傻囡囡”。

可是在我六岁那年，爷爷就得了重病。他病得很厉害，大家不得不把他送到医院去，家里乱得像到了世界末日。奶奶和姑姑们都在哭，我天天被保姆带到病房里去看爷爷，就是在爷爷的病房里，我懂事后第一次见到了父亲。

他刚刚从国外赶回来，奶奶让我叫他父亲。我像个闷嘴葫芦一样不开口，父亲打量着我，皱着眉，说：“怎么长这么高？”

奶奶说：“六岁了呢，当然有这么高了。”

父亲不喜欢我，从这一面我就知道。后来爷爷过世了，我被送回父亲身边。他不再出国了，可是我还是很少看到他，他很忙，天天都不回家，回家我也见不着他……

第二年他就又结了婚，我本能地反感这件事。我要赖不去参加他的婚礼，他恼火极了，第一次打了我，把我揪在他膝上打屁股。就为这一次挨打，我和她的仇就结大了。

我想她一开始是想讨好我的，给我买了好多玩具和新衣服。我把玩具和衣服都从窗子里扔了出去，还偷偷跑到她的房里去，把她的漂亮旗袍统统用剪刀剪烂。她生气地告诉了父亲，结果就是我又挨了打。

我还记得当时的情形，我站在房间中央，一滴眼泪也没有掉，我昂着头，脊背挺得直直的，拳头攥得紧紧的，口齿清楚地咒骂她：“你这个巫婆！你这个坏皇后！我的母亲会在天上看着你的！你会被雷劈死的！”

她气坏了，父亲脸色也变了，从那以后，父亲就很少管我和她的纠纷了。到后来父亲和她闹翻了，老是和她反着来，反而总是偏袒我了。

可是父亲到底是不喜欢我，每次和我说不了三句话就要动气。像今天晚上他的心情不是太好，我就装哑巴不插嘴。吃过饭后他和伯伯们坐在小客厅里喝茶闲聊，汪伯伯突然想起一件事来，说：“先生，今天有件趣事呢。”

父亲问：“什么趣事？”

他说：“今天第二舰队的晋衔名册送上来，他们在草审，看到一个人的照片，吓了一跳。恰巧我过去了，他们拉住我叫我看，我看了也吓了一大跳，还以为他们谁开玩笑，把您年轻时的旧照片混在里头和我们闹着玩呢——我是您的侍从官出身，那照片和您年轻时的样子真是神似极了。”

李伯伯笑道：“会那么像？我有点儿不信。”

汪伯伯说：“几个人都说像，只有继来一个人说不像，拿过去看了半天，才说：‘哪一点儿像先生？我看倒是蛮像慕容沅先生。’大伙儿一下子全笑了。”

父亲也笑了，“只有继来爱抬杠，你说像我，他断断不会认同，非要和你唱对台戏不可，大约实在是很像，所以他也没法子否认，只好说不是像我，是像父亲——我可不是像父亲？”

伯伯们都笑了。陈伯伯说：“这世上巧事就是多，上回我们也是查资料，翻出一个人的照片来，个个看了都说像我。老何说：‘嗨！老陈，快点检讨一下年轻时的风流债，好好想想和人家令堂是不是旧相识，说不定老来还得一子呢。’足足笑话了三四天，才算放过我了。”

父亲心情渐好起来，他故作沉吟，“哦？那我现在岂不也该回忆一下，是不是认得人家令堂？”伯伯们都笑起来，我也低

着头偷偷地笑。汪伯伯随口道：“先生要是真认识人家令堂，可要对我透个风。我要抢先拍太子爷的马屁去——这回他是中尉升上尉——我可要告诉他们：‘还升什么上尉？把表拿过来，我给他填上个上将得了！’”

父亲大笑，说：“胡闹！”

汪伯伯翻着他的公文包，笑着说：“人家的档案我都带来了，给您瞧瞧。”他拿出份卷宗，双手拿给父亲，“您看看，不是很像？”

父亲的眼睛有些老花，拿得远远的才看得清楚，我乘机也转脸去瞧，别说父亲，我都是一怔。家里有不少父亲年轻时的照片，这一张如果混在其中，我打赌连小姑娘一眼都分不出来。他有着和父亲一模一样的浓浓的眉头，深凹进去的炯炯有神的眼睛，那个挺直的鼻梁是慕容家的人的标志，连我这个外貌上完全遗传自母亲的人，也在鼻子上像足了父亲。

如果非常仔细地看，区别只是他的唇和父亲不是很像，父亲的嘴唇很薄，他的稍稍浑厚，还有，父亲是方脸，他也是，可是下巴比父亲尖一些，不过——他真是个漂亮的年轻人！

父亲真的也吃了一惊，半晌才说：“是像！确实像。”他细细打量着，端详着，“我像他这年纪的时候，也是在军中，只不过那时候军装还是老样子，他要是穿上了那老式军装，那才像极了呢！”

雷伯伯笑着说：“您在军中时比他的军衔高——我记得最后一次晋衔是准将。”

父亲问：“这个人多大了？”

汪伯伯说：“二十三岁。去年从美国的 NAVAL WAR COLLEGE 回来的。”

父亲说：“现在的年轻人不得了啊，我们当年哪里升得了这么快。我算是走偏门了，十年里升了六级，人家还不知道说了多少闲话。”说着随手就将卷宗翻过一页，吃力地看了看上头的小字，“唔，七月七日生……”

父亲合上了卷宗还给汪伯伯。汪伯伯还在说笑话：“完了，看样子没戏了。我还指望先生真认识人家令堂呢。”

父亲笑了一下。伯伯们又说笑起来，又讲了许多别的事情来博父亲开心。父亲今天晚上心情出奇的不错，听着他们东扯西拉，还时不时问上一两句。他们谈了许久，一直到我困得想睡觉了，他们才告辞。父亲站起来送他们，他们连声地道：“不敢。”父亲就停了步，看着他们鱼贯而出。我困了，想和父亲道晚安好上楼睡觉去，就在这时，父亲却叫住了走在最后的雷伯伯，“少功，我有事和你说。”

我听见父亲这样叫雷伯伯就觉得好笑。雷伯伯是他的侍从官出身，所以他叫惯了他的名字，雷伯伯今日位高权重，两鬓也斑白了，可是父亲一叫他，他就很自然地条件反射般挺直了身子，“是。”

依旧是侍从官的那种唯唯诺诺的口气，我更觉得好笑了。鬼使神差一般，我留在了拐角的墙后，想等他们说完话后再去和父亲说晚安。

父亲却是长久地缄默着。我心里奇怪，他不是有事和雷伯伯说么？



雷伯伯却开了口，他的声音虽然很低，可是我还是听得见——“先生……这样巧……怎么就是七月七日的生日？”

我的心怦怦直跳。他在说什么？他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，是什么意思？

父亲还是没出声。雷伯伯说：“要不我叫人去查一下。”

我的心跳得像打鼓一样。哦！他们在说什么？！

父亲终于说话了，“那个孩子……不是三岁就死了吗？”

雷伯伯说：“是的。是我亲自守在旁边看着他……”

我的耳中一片嗡嗡响，仿佛有一个空军中队的飞机在降落，呼啸的巨响令我眼前一片发花。我从牙齿缝里一丝一丝地吸着凉气。哦！天！我到底听见了什么？一个秘密？！是个惊天动地的秘密！是个埋藏了多年的秘密！

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可是我已经错过了好几句话没听见了，我只听到雷伯伯不断地在应着：“是！是！……”

我竭力地定下神来，听见父亲轻声地叹了口气，我听见他说：“真是像，尤其是那尖尖的下巴，和他母亲长得一样……”

我用力地咬着自己的手掌，竭力阻止自己喘息。天！父亲真的有一个“旧识”！天！那个漂亮的上尉军官真的可能是父亲的儿子！

雷伯伯说：“您放心，我马上派人去查。”

父亲的声音竟然是痛楚的，“当年他的母亲……”

天！

他那个旧识是谁？

一个又一个的炸雷在我头上滚过。我头晕目眩，我被这个

秘密完全惊骇了！

雷伯伯在劝他：“您不要想太多了。我这就去查。”

雷伯伯告辞走了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向楼梯，一口气狂奔回我的房间，倒在床上！

哦！天！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秘密？！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？！

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的，辗转反侧了一夜，做了一夜的噩梦。我出了一身的冷汗，汗湿了我的睡衣。等我从噩梦里醒过来，天早就亮了。我起床去洗澡。热水喷在我身上、脸上，令我清醒，令我坚定。我对自己说：“我要去做点儿什么！我一定要去做点儿什么！他们去追查了，我也要去追查我想知道的真相！我要知道事情的真相！”

二

我说干就干。我洗了澡出来，换了一套出门的衣服，告诉梁主任我要去穆爷爷家里玩，他丝毫没有疑心，派了车和人送我出门。穆爷爷的孙子穆释扬是我从小的玩伴，也是个很有办法的人，我见到他，就悄悄告诉他：“我想去府河玩。”

他说：“好啊，我陪你去。”我暗暗指了指不远处的侍从们，小声地嘀咕：“我不要带尾巴。”他笑了。这种事我们两个也干过几次，甩掉了侍从官溜出去吃宵夜什么的。他是雷伯伯的外甥，而雷伯伯又是侍从室的顶头上司，再加上父亲又很喜欢穆释扬，所以侍从室总是替我们担待了下来，只要我们不是太出